

颜斗作品集

燃烧的剑

下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东引A-7

颜斗作品集之⑦

燃烧的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内蒙古)新登字 078 号

责任编辑:吴 仁

颜斗作品集⑦

燃 烧 的 剑

颜 斗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

赤峰印刷集团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1/32

24 印张 58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

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T-80506-555-X/I·173

定价:29.80 元

内 容 提 要

因为你身上流的是龙家的血，所以你要举起这把燃烧着怒火的剑去拼杀，复仇的路上你并不会孤单，因为你总站在正义的一边。然而乌云有时会遮住太阳，生命也会受到几次磨难-----

扬起你的剑，你便会战胜一切！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借宿一宵尝玉液	501
第二十二章	义愤大闹裘家庄	531
第二十三章	吐尽心结释重负	554
第二十四章	闯鬼府母子相认	576
第二十五章	泄了底步步为营	605
第二十六章	旗帜鲜明抗天玄	627
第二十七章	捷报连连振人心	656
第二十八章	激战金陵魔焰消	679
第二十九章	仙长指点会哀州	705
第三十章	残阳血红万事休	728

第二十一章 借宿一宵尝玉液

张玉蓉侧身一避，左手扣向长须老者攻来的手，右掌向长须老者连击三掌。

长须老者身形暴退一丈，怒吼一声，双掌连挥，幻出漫天的掌影向张玉蓉扑来。

张玉蓉身形一旋，双掌齐运，卷起两道狂飚，一左一右向长须老者击去。

长须老者身形向上一纵，双腿一剪，剪向张玉蓉的粉项。

张玉蓉向侧一纵，双掌一挥，击向身形未稳的长须老者。

长须老者身形一个旋转，双掌迎向了张玉蓉攻来的双掌。

四掌在空中相接，爆起一声闷响！

长须老者向后连退了三步才稳住身形。

张玉蓉也向后退了一大步才稳住身形。

壮汉早已从地上爬起，此刻以为有机可乘，双掌齐挥击向张玉蓉的后心。

张玉蓉听到背后有风声，忙向旁一闪，转身就是连挥

四掌。

壮汉倒退五步，一屁股又坐在了地上。

张玉蓉冷笑道：“就你们这些专会在人背后偷袭的下三滥，也想要本姑娘的命，告诉你们还早呢！”

长须老者气得脸像猪肝，怒道：“小丫头，休要口出狂言，看老夫毙了你。”

语音未落，长须老者已挥动起双掌又扑了过来。

张玉蓉双掌一错，左掌一个圈带，右掌飘然击出六掌，迎向了扑来的长须老者。

长须老者忙连闪身形，双掌一拢一开，带着强悍的掌风向张玉蓉击去。

张玉蓉身形跃向空中，左手成掌连击八掌，幻起一片掌影，右手成拳连出四拳飞击长须老者。

长须老者顿时飞出一丈开外，手捂前胸大口大口地向外喷出鲜血，恐怕老命难保了。

无须老者见状，抽出腰中长剑，一式“长河落日”攻向站立当地的张玉蓉。

张玉蓉身体向旁旋开，左掌一挥卷起劲风奔向无须老者。

张玉蓉冷冷地道：“我说得一点没错，你们裘家庄全是擅于偷袭别人的下三滥。”

无须老者骂道：“臭丫头，竟敢伤我裘家庄的人，拿命来！”

说罢，无须老者长剑一挥，又是一式“细雨斜阳”攻来。

张玉蓉冷笑一声，左掌半空中一划，右掌直向无须老者击去。

无须老者身形连变，长剑在空中挽出七朵剑花，一式“日耀七星”攻了过来。

张玉蓉身形旋转开来，左掌挥出三掌，右手骈指连点，攻向那无须老者。

无须老者身形纵起，长剑划破长空，一式“惊鸿一瞥”向张玉蓉凌厉一击。

张玉蓉身形一纵而起，长剑突然出鞘，天空幻起千朵，万朵色彩缤纷的花朵，飘飘扬扬，弥漫空中，正是一式“落英缤纷”。

鲜红的，粉白的，黑色的全洒向空中，无须老者轰然地倒下了，红的是血，粉白的是脑浆，黑色的是眼珠。

那壮汉，瘦矮汉子慌忙奔了出去，一下子就消失在远处。

龙思涣对张玉蓉笑了笑，拍手道：“非常出色。”

那四名侍女、三名车夫瞪大了眼睛惊呆了，他们再也想不到这娇滴滴的女主人，竟然会在顷刻间杀死两名武林高手。

张玉蓉道：“看来咱们的麻烦还没有完。”

龙思涣笑道：“正确地说是麻烦才刚刚开始。”

张玉蓉道：“真是令人扫兴，本来我还想好好地在这里逛逛的，这下可不行了。”

龙思涣笑道：“怎么不行？我们照逛不误，玩得开心，打起来也带劲。”

张玉蓉也笑了，道：“太好了，等我们逛够了，好好跟那裘家庄的人闹闹。”

龙思涣、张玉蓉带领侍女，车夫走出了饭馆。

一行人沿着大街边走边看，悠闲自在地逛起街来。

张玉蓉道：“这街上的东西可真不少。”

龙思涣道：“嗯，价钱也便宜的很。”

张玉蓉对龙思涣道：“你发现这镇上有与众不同之处？”

龙思涣仔细地对四处打量了一番，道：“这镇与其他的集镇没有什么不同呀？”

张玉蓉笑道：“你仔细看看这些店铺有幌子没有？”

龙思涣又看了看，道：“咦，这些店铺居然没有一家有幌子。”

张玉蓉笑道：“你看到那些大灯笼没有？”

龙思涣道：“嗨，灯笼上都写着店铺的名称，原来这灯笼居然就是店铺的招牌。”

张玉蓉道：“这里看来晚上的生意也特别兴隆。”

龙思涣点头道：“不错，在灯笼上写上店铺的名称，就是要晚上让人认清店铺的招牌。”

张玉蓉道：“晚上逛街的感觉一定很特别。”

龙思涣笑道：“那我们晚上再来就是了。”

张玉蓉开心地地点了点头，在货摊上摆弄起货物来。

张玉蓉拿起一条粉红色的丝带，对龙思涣道：“你看我系这条丝带，好看不好看？”

龙思涣道：“这条丝带的颜色和你衫裙的颜色很相称，

系起来肯定能增添几分风韵。”

张玉蓉把丝带往腰上一系，走了几步，又转了个圈，丝带随着衫裙飘动、舒展煞是好看。

龙思涣点头道：“很不错，买下它吧！”

张玉蓉左右又看了看道：“好，就买它了。”

龙思涣问摊主道：“多少银子？”

摊主伸出一只手道：“这丝带五百个钱一条。”

龙思涣掏出一块碎银，问道：“这够不够？”

摊主道：“要不了这许多。”

龙思涣把碎银给了那摊主，那摊主忙着翻钱箱找钱给龙思涣。

龙思涣笑着一摆手道：“不用找了。”

摊主道：“不行，我怎么能白要你的银子呢？”

龙思涣道：“就算我赏给你的好了。”

摊主正色道：“无功不受禄，我受不起。”

龙思涣感到奇怪，别人恨不得多要几个，而这个摊主却是一货一价，毫厘不爽。

摊主凑足了找头，递给了龙思涣道：“客官，这是找你的钱，请收好。”

龙思涣接过一大把铜钱，笑道：“你摆摊子就是为了赚钱，我多给你银子，你却不受，却又为何？”

摊主正色道：“人在世上不管干什么，都是为了生存，并且每个人的生存准则亦不同，我的准则是不取分毫不义之财。”

龙思涣赞道：“老人家可算得上至人了，请恕晚辈刚

才的无礼。”

摊主笑道：“怎么会呢？我摆摊子是为了维持生计，不是和人斗什么气的。”

龙思涣、张玉蓉告别摊主继续向前逛去。

龙思涣道：“这个摆摊的老者，看来绝非寻常之辈。”

张玉蓉道：“恐怕是勘破凡尘，而隐入市井之中的贞洁之士。”

龙思涣道：“绝非仅仅如此。”

张玉蓉道：“你还有什么发现？”

龙思涣道：“我要赏他银子时，看见他眼中精光暴露，一瞬即逝，显然是位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张玉蓉好奇道：“竟有这样的事？”

龙思涣道：“深山藏虎豹，大海潜蛟龙，此人隐于市井茫茫人海之中，实在是高明。”

张玉蓉、龙思涣谈论得正在兴头上，迎面进来一个老道士，拦住了他俩。

老道道：“我看两位相貌不凡，但却蒙上了晦气。”

龙思涣道：“老道长，想为我俩相面吗？”

老道点了点头道：“过往天下客，皆在我算中，我看两位面相奇特，故而想相一相。”

张玉蓉笑道：“你看我们面相有何奇特之处？”

老道先看了看龙思涣道：“公子相中有龙者之气，定然会有大的作为。”

张玉蓉笑道：“老道说你有龙者之气呢。”

龙思涣莞尔一笑，没有吭声。

老道继续道：“不过公子额前透出血色，定然身负大仇，双眉内隐杀气，定然复仇心切。”

龙思涣心里一惊，心道：这老道竟然能看出我大仇在身，复仇心切，确是不简单。

老道道：“眼下公子你印堂发暗，晦气蒙面，定有祸事将要发生。”

龙思涣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

老道停了一下，又道：“但你命不当绝，会另有奇遇，亦算是有惊无险。”

张玉蓉松了口气道：“原来没有什么事呀。”

老道又道：“公子还有‘三花并蒂’之相，姻缘虽有曲折，但也算是美美和和，善始善终。”

张玉蓉问道：“什么是‘三花并蒂’之相？”

老道笑而不答，又看了看张玉蓉道：“小姐的相貌也很奇特，有凤栖于棘的面相，凤乃百鸟之王，但是栖息之处却在荆棘之中，终非久留之地。”

张玉蓉颇感兴趣地听着，并未插话。

老道继续道：“不过最后最终栖上高枝，也算是美满，你左鬓透出血光，将有惨祸发生。”

张玉蓉道：“什么惨祸？”

老道答道：“日后可自知，现今你印堂灰暗，面蒙晦气，亦是将有自身的灾祸，但自有人来相助，立刻即有转机。”

张玉蓉半信半疑地望着老者，没有说话。

老道又道：“你的姻缘缘份非浅，终会天遂人愿的。”

这句话可算是说到张玉蓉的心坎里去了，因而内心十分地欣喜，暗想：如要是真能应上老道的话，那可就太好了。

老道冲着龙思涣淡淡地一笑，道：“相已看完，老道我也该走了，刚才打扰二位了。”

龙思涣掏出一锭银子，对老道道：“老道长刚才一番口舌疲劳，晚辈聊以薄银微酬。”

老道接过银子，看了看道：“这银子赌场味甚浓，老道清修之人岂能受之，有两位的心意就可以了。”

说罢，老道又把银子塞回到龙思涣手中，迳直走了。

龙思涣怔怔地望着老道远去的背影，说不出话来。

张玉蓉奇道：“这老道可真神了，连你的银子是从赌场中得来的，他都知道。”

龙思涣半天才道：“怎么有那么多的高人都到这无名小镇来了？真是令人费解。”

张玉蓉道：“难道真有祸事即将针对我们发生，那我们可得小心谨慎些。”

龙思涣笑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随它去吧，到那时自然有应付之策。”

张玉蓉道：“对，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静观其变吧。”

两人回到马车上。

马车继续向前行驶，到一客栈门口停下。

龙思涣、张玉蓉刚踏进客栈，客栈老板就迎了上来。

客栈老板道：“对不起两位，本店已经客满了。”

张玉蓉道：“现在才刚过申时，怎么就客满了呢？”

客栈老板笑道：“这几天的客人较多，因此就是两位早上来，也一样是没有客房了。”

龙思涣道：“那咱们再找一家看看。”

马车又驶至另一家客栈。

刚停下车，老板就笑着迎了上来。

老板道：“十分抱歉，本店前两天就客满了，我看两位再去问问别的客栈吧。”

马车又一连驶过三家客栈，都早已客满了。

张玉蓉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一连跑了好几家客栈，都回答说客满了。”

龙思涣道：“也许这镇中，真的要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了。”

张玉蓉道：“那我们怎么办，是驾上马车继续赶路，还是留下来看个究竟？”

龙思涣笑了笑，问道：“你说呢？”

张玉蓉笑道：“焉有有好戏看，而不留下之理，说不定还有热闹好凑呢。”

龙思涣点了点头，笑道：“到底是好朋友，果然是心意相通，我也正有此意。”

张玉蓉问道：“那咱们住哪儿？”

龙思涣想了一下道：“天无绝人之路，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试试看能不能住下。”

张玉蓉笑道：“那就看你的了，你若要我睡在露天里，我可不会答应的。”

龙思涣、张玉蓉二人坐上车，又来到刚才买东西的那条街上。

龙思涣带着张玉蓉下了车。

张玉蓉问道：“怎么又到这里来干什么？”

龙思涣一笑道：“找住的地方呀。”

龙思涣带着张玉蓉又来到了那卖丝带的摊上。

那摆摊的老者吃惊地望着二人道：“二位又来买东西吗？”

龙思涣笑着摇了摇头道：“我们此次来是想找住处。”

摆摊老者奇怪地问道：“两位要找住处可以去客栈呀，怎么找到老朽这里来了？”

龙思涣道：“晚辈两人找了好几处客栈，都早已客满，因而有个不情之请，望老人家能帮我们找一住处。”

摆摊老者上下打量了二人一番道：“就你们两人？”

龙思涣笑道：“还有四名侍女，三名车夫。”

摆摊老者摇了摇头道：“那么多人，我可没法安置。”

张玉蓉道：“如果就我们两人可以吗？”

摆摊老者道：“如果就是你们两个人，老朽倒可以把你们安置在我家中暂歇一夜。”

龙思涣望望张玉蓉，张玉蓉却没有理会，对老者道：“那晚辈二人就多谢你老人家了。”

摆摊老者笑道：“这有什么值得谢的，你们帮我收摊子，跟我走吧。”

龙思涣、张玉蓉帮老者收拾好摊子，龙思涣把摊子往肩上一扛。

燃 烧 的 剑

老者忙道：“还是让我自己来吧，别把你的衣服弄脏了。”

龙思涣笑道：“我年轻扛这点东西，没有关系的。”

老者无奈地笑了笑，走在前面带路。

三人走到街口，张玉蓉对龙思涣道：“我们先打发侍女和车夫。”

张玉蓉对几人道：“你们三名车夫带着这四名侍女到前面的小镇上等我们。”

龙思涣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道：“这是一百两银子，给你们到前面的镇上去打点打点。”

为首的一句侍女叫小红，小红接过银票道：“小姐、公子，那奴婢们就到前面的镇上去等你们。”

四名侍女和马车夫上了马车，马车夫长鞭一甩，驾着马车奔去了。

龙思涣、张玉蓉跟着老者，穿街过巷来到一条僻静的小巷。

老者敲了敲门，一个老妇把门打开。

老者对老妇道：“老婆子，今天咱家来了两位客人，烧几个好菜招待客人。”

龙思涣连忙道：“不要特意准备什么，家常便饭就行了。”

老妇笑道：“这位公子，你就别客气了，咱家很少来客，今天难得老头子开心，你们就客随主便吧。”

老妇说罢转身进去准备饭菜了。

老者招呼龙思涣、张玉蓉先坐了下来。

龙思涣仔细打量了一下屋子，只见房内布置得很简陋。

只有一张桌子，几个凳子，一只小几，几张椅子，墙上挂着斗笠、蓑衣。

龙思涣道：“老人家，你们老两口能在清贫之中怡然渡日，实在是难得的很。”

老者笑道：“哪里，我们老夫妻穷日子过惯了，倒也没觉得怎么样。”

张玉蓉笑道：“老人家，我们此次打扰了你们平静的生活，实在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老者笑道：“我在这一住十几年，家里从没有外人来过，今天你们两位竟然不嫌弃老朽清贫，肯屈尊一榻，实在是让老朽开心得很。”

龙思涣道：“老人家，你是一位保持操节的高洁之士，晚辈对你实在是敬佩不已。”

老者笑道：“我们老夫妻俩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粗人，哪里懂得公子说的这番道理。”

张玉蓉笑道：“老人家，你就不必过谦了，如果天下人都像你一样的话，世上就太平了。”

老者笑道：“不能这么讲，人各有志，才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要不然世上岂不太沉寂而没有生气了吗？”

老妇这时已经将饭菜做好，端了上来。

老者问道：“你们喝不喝点酒？”

龙思涣笑道：“有酒就太好了，我陪你老人家喝两杯。”